

我的父親豐子愷

●豐一吟

寥寥數筆明快洗練

現今杭州市立第一中學這個地方，與我的父親，祖父都是有緣的。我祖父豐鎮曾于一九〇二年在這裏的舊址貢院參加鄉試，中了舉人。我父親豐子愷（一八九八—一九七五）曾于一九一四—一九一九年間在杭一中前身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攻讀，由于受到多才多藝的音樂美術老師李叔同的薰陶，從此獻身于藝術，在美術、音樂、文學、翻譯、書法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成就。

師範畢業後不久，父親辭別故鄉浙江省石門鎮（今屬桐鄉縣），東渡日本進修。歸國後，二十年代在上虞春暉中學，上海立達學園等校執教，同時開始用毛筆作漫畫發表于報刊，開創了「子愷漫畫」這一獨特的流派。早期的「子愷漫畫」寥寥數筆，重在傳神。有時意到筆不到，畫人不畫眼睛，不畫嘴，甚至不畫臉。然而「此時無臉勝有臉」，反而給人以明快洗練之感。

與作漫畫同時，父親又編寫了大量西洋音樂美術理論著作，如「音樂入門」、「西洋畫派十二講」等，為我國「五·四」以來介紹西洋文藝

作出了貢獻。

然而，在藝術的園地中，父親最喜愛的却是文學，生活中有的題材不宜用漫畫形式表達，他就把它寫成隨筆發表。結果出版的有「緣緣堂隨筆」、「緣緣堂再筆」、「車廂社會」等。這些隨筆往往被統稱「緣緣堂隨筆」。（「緣緣堂」是父親在石門鎮的故居。）「緣緣堂隨筆」與「子愷漫畫」風格相仿，篇幅短小精悍，常以身邊瑣事為題材。題材雖小，却是「小中能見大」，「弦外有餘音」，讀來耐人尋味。

抗日戰爭的烽火迫使我們全家遠走西南。父親在一路上曾一度任教于浙江大學，國立藝術專科學校，但主要是以賣畫寫稿為主。大西南的山山水水畫家開拓了眼界，因而改變了畫風：單色畫變成了彩色畫，畫畫也熱鬧起來了。他更多地喜歡以古詩詞句為題，畫現代人物山水，自稱這種畫為「古詩新畫」。

父親酷愛白居易、陶淵明的詩文。他愛白居易的詩通俗易懂，老嫗能解，愛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而寧願「採菊東籬下」的那種清高恬淡的個性。這兩位古人對他的創作風格和處世態度產

生很大的影響。

父親的藝術作品或理論文章內容往往是深入淺出，雅俗共賞的。他的畫受到各階層廣大羣衆的喜愛，使他在藝壇享有盛名。

十年浩劫未停作畫

一九四九年後，父親雖已年過半百，却毅然決然重學俄文。

五十年代，他翻譯了俄羅斯作家屠格涅夫的「獵人筆記」等文學作品，還譯出了不少音樂美術教育參考書。

六十年代，他從日文翻譯了世界最早的長篇小說——十一世紀初日本的古典名著「源氏物語」。

鍥而不捨的苦學精神和踏踏實實，孜孜不倦的工作態度，使父親成爲一位罕見的多產藝術家。他在七十八年的生涯中，出版了一百多種著作，畫出了難以數計的漫畫。

即使在十年浩劫期間，他也沒有停止工作，總是千方百計地在批鬥聲中擠出時間來作畫，寫文，翻譯。